忠獻韓魏王家傳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七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陜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令封蔡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即令彼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為此際最要經畫

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令种諤已擅據綏州啓此釁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諤謀遂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

老幼豈招誘邪逕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即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領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筭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從陜西召至此與二府議

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之識體也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累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無它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者臣誅族矣惲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閒尚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邪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優遣使持酒器勸酎公入境檄諸路非王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是諸將得隣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即領

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
詔旨屢趣棄綏州遷降人於内地時會西賊誘
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令賊既若此
綏州未可棄命薛向責達再議之皆謂令折繼
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便樞密院又降[illegible]虜自
來有邉上庸茂使臣及關中輕躁士人扶挾种
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況朝廷豈與犬羊螻
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令廢棄綏州不計楊定之
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公奏曰西賊誘詐朝廷
殺邉知軍巡檢朝臣不接詔匣其賀發極與賀
正使人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循舊和好朝

上而止住歲賜今邊上常作州兵之計既兩
之恩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
降人嵬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今在折繼
世下傑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
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
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它變況見有
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閑
地土若令降人嵬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
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
知見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
以今機會遂指揮即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

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所劄者非是要久遠費
國家錢帛擲棄於此無用之地蓋欲以空城付
之使數為必死之兵齊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
曉月探人自當疲斃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
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
令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
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
要入覆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亦振而
還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轟慢不已向去雖欲
屈亂必益驕蹇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指揮許
以綏州城與嵬名山住坐亦只是朝廷信約若

天子撫綏世寵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矣臣謂薛向賈逵等辟書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即今邊計為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僥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謗之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須早賜可會夏國主諒祚死乙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須且留數月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

界或換易寨門能集或户之拒求降人之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恥於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公存廢利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今復好故乞留此綏城只備數月之擬差人防于賣與商議特易為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

臣前議爲是即乞責郭逵依此照管如不繫議
和利害亦乞直行毀棄詔始如公議不棄初夏
國乞遣使詰闕告諒祚之哀公又奏曰西夏自
諒害揚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遽遣使來告即
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
不且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
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朝廷行
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体俟其一一順服然
後開納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册命
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
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

山一帶部族乃爲大字牓於諸路使散入賊中
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
若告諭人過界沉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
要害處興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
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
手二三四十人瀦挺嘗乞於此壕內修築會爲
寨公至此便宜檄挺聚兵城之城成後賜名爲
熙寧寨公又遣屬官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
邊累爲西人侵掠西番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
郭逵已築治平鷄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
若更修築栗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方

戎外禦之勢樞密院雖曰簟栗城是秦州熟戶
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
馬計置粮草復如古渭之患況西番熟戶本要
為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
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
受庇濟有餘力為之則可但處內而事外非計
之得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
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圖制匈奴
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
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之故地自
昔取一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

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皆爲賊有勢既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邉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暇窺奪臣慶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戸其間有不授捕職名自官中亦不勾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戸並與熟戸交居共爲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欵未甞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爲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爲繁盛又爲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尚貴廣有

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氏扼要害則西州
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劄秦渭諸番太半為
其所羇縻深直逼秦州西路城寨比慶曆中諸
羅支陂猶將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為
保泰軍於其中修蓋行衙闕甚宏壯命偽謝馬
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即近蔡
擬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
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丁族瞎藥叛質其父
厮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嗍厮囉
之孫瞎氈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
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

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為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為賊逼則其董氊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盡為阻隔秦州券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冊尒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所以久在西垂諳知邊事者皆謂城築果則可與緜川古渭通成外衡之勢隔絕得西人吞併古渭一帶諸番與膳樂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患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鄜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族

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爲表裏號爲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在山谷田野開土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既難救應則盡爲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點集不起屢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憚慶曆中西人入寇則前爲鄉導同爲抄劫從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請定細腰二寨佛空平耳朵城二堡其明珠等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賊從點集始爲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葦川者非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

人議事未復奸間乘此機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爲則它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存朝廷之深算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粮之費力未能給臣以爲不然蓋築栗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羌永寧來遠寨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納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贍復聞築栗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甚雄重可知矣臣今畫郭邊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

于黏達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令之諸路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馬仲甫興置嘴𡺸堡甘谷通渭熟羊等城寨訖役戎人不敢近寨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餘頃招置弓箭手於是籬落壯閒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航至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尊公而後往後西人米義頒獻納綏州塞門亦乞如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十月公以凡處置多爲執政沮難不得

如志又邊事向寧乃以疾求龍圖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俟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頗全舊恩使均勞佚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上殿令馳驛往彼諭旨及詢訪邊事忠彥回又附表懇許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時冐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顏瘁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託以為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上曰

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御藥院内侍劉有方齎手詔曰近聞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方虛上宰之位竚卿之還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去鄉里且大名爲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數舍間人情未爲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免而祇命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當即降命而況馳使指委曲爲諭此乃陛下仁䘏老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

百日恐未能輙當煩重況當此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陜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降手詔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爲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差御藥院內侍李舜舉齎勑賜卿宜即祗受公再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次邊及近裏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小車乘衣裝錢物過黃河南去耕作經災傷往唐鄧許汝閒請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累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租

課並已倚閣及住催貸糧不差夫役又見賑糶常平倉斛斗支表麥錢非不周至見上件人户各有行裝次第且非飢餓不能自存之人時聞聽信姦人扇搖輕去父母墳墓與鄉里骨肉離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橋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之兼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直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令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不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曆二年揀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員強壯

於帳内别項樁管至今近三十年州縣以退下人數更不差塡令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强壯之時頗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祐以來議欲修展関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民莫不欣喜况雄州高陽関皆嘗修展不聞引惹旣非創築於慮甚無嫌頗亟城之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七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罹饑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眷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朞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㑹歸復疲瘵一蘇衰壞城壘悉已繕固至于定州眞定府高陽關三路皆得良帥北虜晏然無事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乞只充大名府安撫使眷奏詔從之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

休偃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緫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斂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在與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容為條畫以聞公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狄人講和邊鄙無事而於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為急至於守臣將

吏不皆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但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為職業往往出主新意自衒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葺之功可謂堅固牢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頹圮處多賴朝廷究心隨卽修故唯是霸州信安軍數處以功料稍大經冬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三數月間亦見成況兵稱謂平時守備與用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為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況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令十分營葺外更

以二分木植爲之准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内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爲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爲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其弊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審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益以脩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若臣視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爲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壞滿溢

遊發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恩深等州悉被水患
朝廷累遣近臣與都水監官員經度已於二股
河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
亦嘗以衆議未一輙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
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
均調於今冬來春卅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斂
不節繇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
以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罹此重困思欲慰安
撫養俾盡適冊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
今夏蝗蝻為災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
叶與憂民之心兼比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其

本之重責且與諸路守帥專務寬卹凡守禦之
事必令漸為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痏日安生
業加厚縱遇邊釁有警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
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契丹人大勢少衰固惜
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
飭令勇所領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
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
常加體訪尚有不職即當具述狀以聞不敢懈
也出入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
有塘泊之阻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
廣信安肅軍等處皆係控扼山川口平闊是從

來北虜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遥限當用兵之際
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繫臨時將略不
可預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
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
夜究訪管見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
然塞命妄進瞽言以誤陛下倚任詢求之意無
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
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
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
奏令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
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糴仍以見錢依陜西

青苗錢例取人戸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税送納斛斗内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足亦先生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奉勅依奏續准勅節文常平廣惠倉見

錢許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領者十戶為一保即不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即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剩即亦許准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又准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

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為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遂時出納致令[illegible]色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文狀

入馬遞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
人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
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
納斛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
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
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
納見錢即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之頒
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
觀聽孰不欣服伏詳元降勑語務在優民不使
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而公家
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

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

催督責逐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令結罪申報若遇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捃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粮及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此一重出利苗錢遇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敕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陪

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
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以續
得食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
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
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九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遝
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俵而官
本因而濅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史有緣此
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豐熟常
平糴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至八十五
文省以來自前午分少有似此價賤之時若乘
此收歛遇向去價貴出糶不惟合於古制而無

缺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令諸倉
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盡要散充青
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爲已功縣邑小官
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
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
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
諸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
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
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
比也兼元敕明言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
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

路自觀新制州縣方憂不能奉行而違於諸路遍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惟知寬卹而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休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誤陛下委寄之重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

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
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
甚時有勑諸軍五服内親卑幼充節級人員若
被轄人係尊長即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
多是弟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本營
同活或無子孫者即召本營人爲舍壻與一身
有託更有堂從疎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
補爲人員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
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
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
唯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止移別都

詔從之至今行之爲法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八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駮頒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改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

訪若臣言不妄耶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為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它也今准都進奏院牒報嘗制置司以臣言皆為不當條件疏駁乞申勅諸路及自今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須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駮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其大槩用偏辭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興役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

付行斷列欲望聖慈特紆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即乞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以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

一臣前奏以元降勑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預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

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置條例司疏駮云言者以謂元降勅命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勅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一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束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

[illegible]提舉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illegible]此謂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束價數以滿納時斛斗價則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卻致虧損百姓所以有此約束即非法外擅為侵刻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唯河北所約分數最多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過物價擬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者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

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也賈公彥疏云賒謂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

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
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
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
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
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
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
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
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
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朞出息一千遠
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朞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

都之民萬錢朞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滌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部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

既行已久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並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㪷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卻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即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最為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糴蓋恐積留損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見錢納下本色則

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次却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𣃁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糶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戚郭有物力戶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實首許者貸借即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條須要上三等戶名即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本錢若令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收補代賠者

河北提舉官乃峻責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即給
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人户却情願請領即當別
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招拾豈無貧下浮浪
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令按鄉村上三等
及城郭有物業户内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
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
人户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　勅抑
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司每保須要上三等户一
名者蓋為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来難為催納
若有上等户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須
憂難為催納若無上三等户肯與同保即自依

係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
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即自是抑
勒有違前法況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
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
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
請領即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因
循避事壞法之人即非迫脅官吏須令抑配百
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抑配與人即
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為朝廷受任皆在
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隳壞新法曲徇
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具事

伏詳奏豈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爲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勑意本務拯濟困乏卽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爲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令兼并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太近衰削不忍爲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

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益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雖為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人戶必不肯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爭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為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專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惟以散多為職辨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為情願者益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力重高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將行約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

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迹近之疑本司令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郊地數百里棄爲汚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避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塡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還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矣至

於荒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説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為政事之急誠方今宜憂為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為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以為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平倉官員不是興利之臣今既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

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仰以為生今若差官置
司吏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户處從來借貸
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
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
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
於遠民尤為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
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
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䘏之
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
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曾就等第人户處彊借
錢物唯是神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名

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間有三兩路州軍曽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即時輦還令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讟之甚誠可駭也唯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令於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依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絶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即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陜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

此說尤爲不實臣自來常平倉遇災歉米穀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令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人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勝或一㪷以來故民受實惠甚廣既之即未見曾坊郭有物業人戶乃求零糶常平倉斛㪷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剩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撫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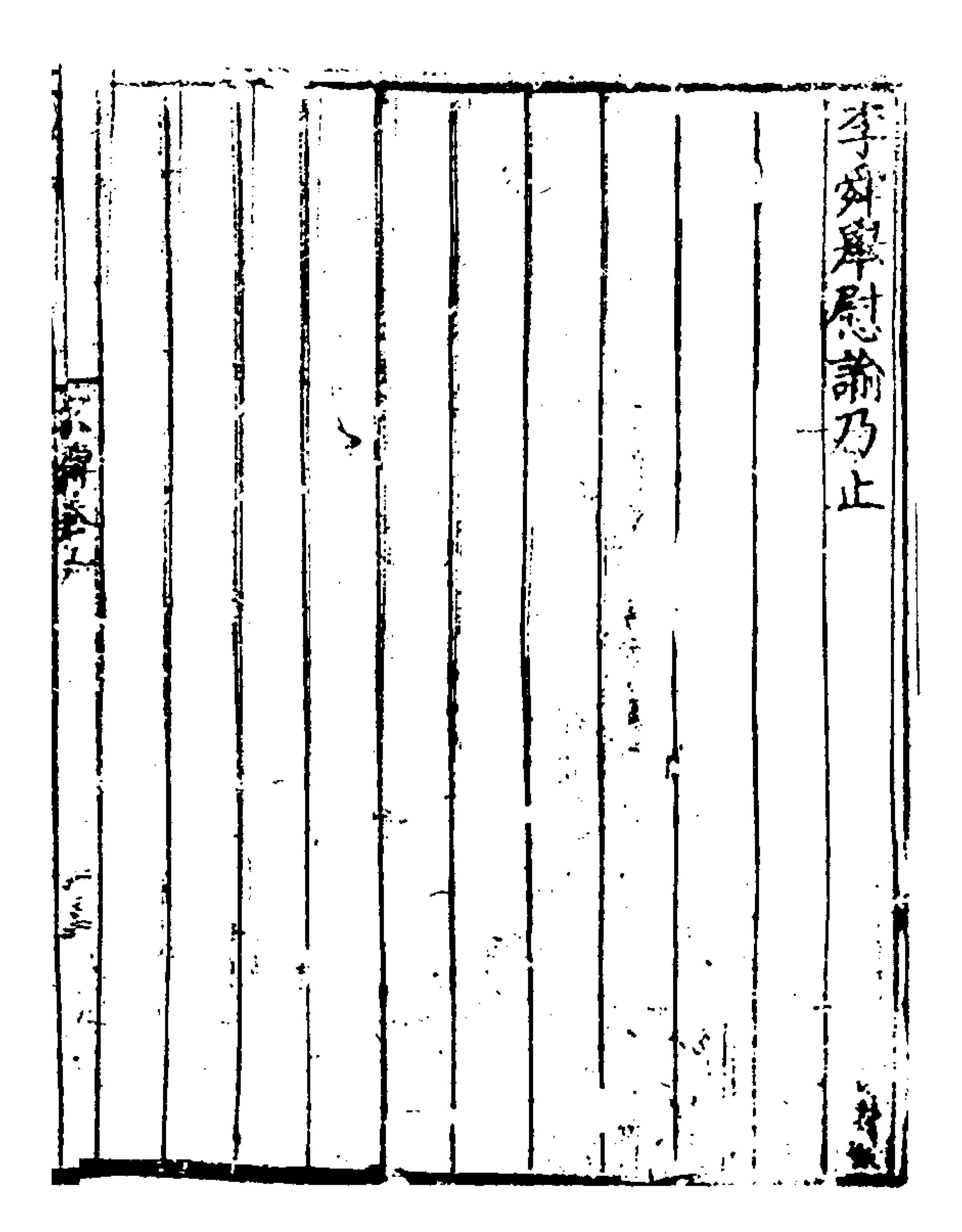
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准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千萬疋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是破貨不了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疋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疋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稱自京般來絹二十萬疋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請般將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

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乘赴恩州請般趁時
支俵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
般到緣係准備充秋料青苗價錢不關錢支用
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
字深屬張皇搔擾牒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
録聞奏庶朝廷見其為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
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却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當
燕累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
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
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劄與臣知者臣勘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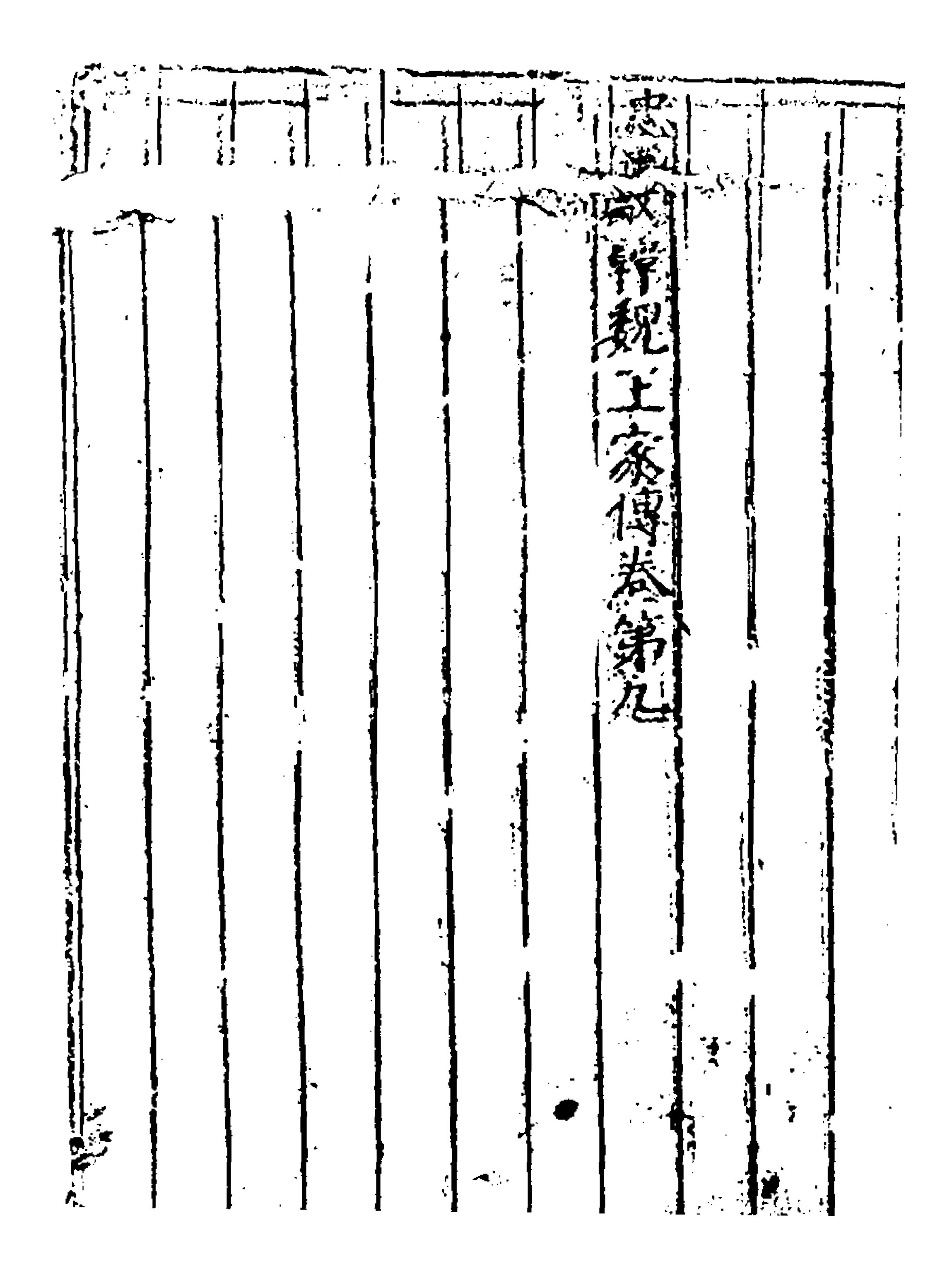
轉運司昨將山東紬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入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尚猶近下等第人戶有破蕩家財方能貼陪送納了當者令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例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為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唯是應命豈免過

[illegible]情顆何處更可辨明且制置三
司條例司乃大臣主領然於是定奪之所今將
納二十萬貫且行指揮許散與鄉村人戶依青
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
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
旨自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
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行
未嘗直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
[illegible]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
[illegible]府庶於國體為便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
命寢罷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唯參

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在
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槩之益
堅聞者惜之未幾吕公著為御史中丞亦言青
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
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
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
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
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
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
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自
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辛巳上神宗遣內侍



李勣舉慰諭乃止



忠武𢿘韓魏王家傳卷第九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一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況吾元老爲世宗工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君節之寵飭宣典策敷告縉紳具官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朝亮發采於台極翼戴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朕纘圖厥初謀落寔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

成登昭公槐奄泣國社鎮定大事安如九鼎之
安承事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
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據河山之險徙得君重以
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留呈北門之鑰載(光宗廟諱)
爰賦井實幹割於戲漢洛陳平安危注於上意
居因裴度輕重繫于厥自維廼純誠無媿前烈
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
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充永興軍節度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留
守司事幾内河堤勸農監牧使充大名府路安
撫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

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公力
辭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並七上不
許渝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
辨理河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
聖慈特差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幹當内
東門司裴昱齎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
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
封而輒開釁端妄來訴理比敕官吏同加按行
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
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慮將無厭勢
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

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咨具以聞朕將親覽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頹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訪逮敢不勉竭衰殘以塞聖問臣竊以契丹稱彊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盜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彊埸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忌為誡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

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主仁大恩不可加
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以大敵爲
邸虜人素以久彊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
形迹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厚
而彼傍豈無彊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
制人之說從此釁端故屢遣横使以爭理地界
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向耳所以致虜之疑者
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絶朝
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
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
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泰州

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開疆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氊董氊即契丹增也既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卻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書所謂搬立隄防邦基要略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我曰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

團保甲一道紛然議或議人十去其七或擬廢保甲或放而歸農得邊數之虛名或可用之戍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辨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計修築城壁開淘壕塹道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衣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捌都作院須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捌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 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

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巳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為敵國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冉至動示假蹇以探顯朝廷況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苟優容而與之實慮虜情無厭浸深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巳直縱未大舉勢必漸侵諸邊卒隳盟好益事有因緣而至

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遹備衡之要自頃者扞
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然臣聞言不及
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嘗言散
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
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
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覩被詔問事繫
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
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
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
先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
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

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為本必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户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户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户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户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户而益上户雖有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户一歲之中常負

抑滞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
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
其利則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
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法疏貸錢取息之利事
以誑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
以治産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
彥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
唯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惟一千贏五
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臣謂王莽時官貸
本萬錢歲終贏得萬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
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為寛

以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吏不聞有
貸錢取利之法令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
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吏過王莽
之所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
不辯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
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錢鞋錢之
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
更將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
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
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知此之
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

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為功雖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跼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篡法之所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賈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難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

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必先使邦本固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為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謀能致不否聖人之大德也又令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糧儲不充新選將官皆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

人四向來援服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
太宗朝雖曹彬未信名徳宿將猶以致岐溝之
敗也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
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
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
意恐為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
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恐
祖宗累世之好永（光宗廟諱）信誓兩絶嫌疑望陛下
將契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
釋彼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
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

悅服邉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僕虜
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
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
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令河
北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
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邀逐大師持重以全取勝
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
料耶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
難盡行蓋事宜之際不可牢一境之民比戶將
牛馬糇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
或有望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

迁入居城邪者富庶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
不可救圖者宄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
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侵犯避
寇行事如此頒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
朝十年漸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郡萬事無不足
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
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矯若也非
求避也用是足以自信令天下之人漸不敢以
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愚
衷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
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路公富鄭公魯

公嘗因被詔問公所對最為切直七年秋公累上
章乞致仕章奏上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允
明年夏公又力謝事復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
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
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殞于晝錦
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
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
施行贈尚書令告第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
實頼舍德老臣蕃衛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
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
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
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
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以有謀莊重
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夙結人主之知出入三
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既推定策之功先帝建
儲復預受遺之託訖綏輔翼以底丕平澤被生
民勳在社稷繼乃懇辭重任出撫近藩屢厭節
旄之榮願還印綬之寄方深注倚遽此殲亡夫
三省之官惟尚書令為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
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
可特贈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

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
命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
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
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
翼我前朝式敷猷於治庭則儀圖於典禮故丞
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
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沉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
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為
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
猷實紀於三朝緬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
是用進登烈考之清祐禋宗功臣於大烝上以

創祖宗之靈下以為忠義之勸於戲為臣至此
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
盛美以答元勲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主者施
行上以尚書令不兼官是為貞令特以贈公又
配享特鑱院告延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大常
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於柩前又遣内侍詢
求家所欲凡例外今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
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闕賜對面諭令照管
諸孤差入内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葬
事入内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為幽堂
所費皆給于官臣僚之葬於法不許以石為室

令特詔刑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御藥院李舜舉賚於靈几及許紛子嘉彥將來尚主仍諭忠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奏來勑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二府忠義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閱之殆遍從容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十卷祭儀一卷藏于家有司考行慮憂國忘家文賢有成之法謚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上

神宗乃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

命定策元勳之碑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
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第四兄
皆蚤亡先太師捐館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
琚最長始為州縣官後終於司封員外郎公同
母兄諱璩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育於司封
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為禁從漸
貴顯而二兄相繼皆亡收恤諸孤皆過已子公
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
初為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
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為韓
家翁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

同其家故石效此語為人敬服如此雖重闕博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郎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塞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詰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為樞密副使石介有慶曆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銧讀琮厚如勃後為宰相歐陽永叔作相州晝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乘紳正笏不動聲色氣而指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為知言豈乃公為鄉郡時

所見也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
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
辰為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為三人者
排逐指為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逐廳見
賓客拱辰來見曰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口須
是躍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
既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才惟
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也向人
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
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
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

材如此之類也公薦引於上前者固多亦未嘗自滿上前之語間曰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為執政者時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猶薦此人朕豈可遺公既罷去蘇頌除修注君往謝二府參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曾公避親嫌令乃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　嘗援已也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於人人或有不善於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曆中孫沔為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後公為帥相待以推察

陝西用兵起馮師慶州過闕與對英宗論[illegible]
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出馮退而補長書
俯伏謝罪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
父紘昔為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紘與
賊戰而兵敗密詔公斬於退兵之地公特申理
紘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
貶因公所奏遂詣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
元帥後紘知公嘗有言救已也每見公未嘗不
泣下叔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
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為高陽關安撫使思
對曰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

師中方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既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楊州泰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爲塑像歲時奠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歎慕至夷狄亦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虜人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往來書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仍諭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既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毋南來涉臨清界卽戒於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

類須索忠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曰昨來上面召昔使南朝識韓侍中者數人問之以卿貌類父否皆云頗類遂於宴坐令畫工密圖之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徇同退而皆不失驩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為韓范或韓富希文嘗謂杜祁公曰唯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賙人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

於自奉養則儉約不改於舊左右侍者不過二
三人嘗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
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兄
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
先房族交舊之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
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於圖畫博
弈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
藏圖籍萬餘卷卷末皆題曰付賢子孫餘暇則
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遒健自成一家
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爲人公孝
於祖宗常恨祿不及親便所有以奉塋域公五

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諜具載葬地值
五代兵亂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
多故於歲時灑掃蓋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
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
于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庚子墳于博野三塋之
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
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
封魏國夫人男子六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
純彥次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適朝散
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戩曰渠曰
誠曰浩曰澄曰哲曰括曰拓曰浴曰楄曰洞曰

裕曾孫曰肖胄曰肯胄曰碩胄曰膚胄曰顯胄曰宏胄曰顥胄曰全胄曰庚胄曰寶胄曰膺胄曰顏胄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埽冬塹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黿穴於埽下乃伺黿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臥有一吏持檄召勉曰有黿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闕甚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間所畫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不已公慰勞云汝當往陰府證事予勉

具述殺黿事又叙嘗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
不得還懇求祈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黿
非與人同彼害汝婦戮之汝職還之使去出門
所追吏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
至家遂寤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
韓琦為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
嗟久之孫固時為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
韓公平生所為豈不為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
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
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
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

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来臣僚之家
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十

忠獻韓魏王別録上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至和中自相州入西樞爲大尉嘗以建儲爲言既遷丞相每乘閒必及之援古喻今前後蓋數十矣一日仁宗忽開悟公賀曰堯舜之心也社稷幸甚上曰然則誰可者公曰宗室之賢惟陛下所擇上曰昔嘗養二人爲子一人者不慧公曰既不慧更不須論上曰如此則唯宗實可公曰陛下既已知之則定矣遂命判宗正以試之公已得請於仁廟許立嗣矣而宮人寗官環

泣於內大臣小臣橫議於外上意復動臨朝默
默不樂公每顧上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洎因
英廟謙化僕卿諱久之不肯就宗正而上意不懈迺
曰不如且放下公復從容獨對曰天下人已知
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彼退避如此迺是有
識豈可遂已上釋然曰既如此不如便就明堂
前與了當公又進曰且為皇子以待聖嗣立則
必自求歸邸上頷之即日乞宣樞密臣寮諭之
既而張昪至失聲言曰許大事如何容易便做
不教臣知上笑曰議已定不須驚也當日下殿
便降文字英廟既即位之數日初掛服於柩前

未發而疾暴作連聲大呼語之悲人所不可
聞左右皆反走大臣帶股慄凝立莫知所措獨
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
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復來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
安而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之事惟某人某
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舉位處之若無事然
歐陽永叔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也英廟初以憂疑得疾久之疾已平而擬未解
潛邸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堅卧莫肯受藥餌公
日率同列入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

親公而不言或汲藥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
跪於牀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大后在
簾間慰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
諭公也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强之而後
服矣廟疾時太后一日遣使持一封文字至中
書付以授公公啓之迺跪列上禁中縱意事其
極曰老身今無所容相公當作主也公讀訖而
悚之遜容以語使者曰但做某奏太后道太后
常自言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怡之人言
語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安則自無矣太后意
遂解矣廟之疾中外莫知其其誠僞且逃貂璫以

息禮左右不恍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
惑其說頗未敢發口爾獨公屹然不爲浮說動
一日呂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
宫門得許多錯某好疑此事自爾人情覺公意
不可摇遂不復有妄傳語言者英廟既驟有外
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公處宫
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因對於簾下深以言動太
后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
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
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
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出吳長

文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既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迺先建議於英宗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遂以答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太后又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乃擬喪素仗皆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順旨即辦不數日喪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以解而太后不久竟歸政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便能復辟則千古所未有請自開史書一一可見不

類也啓曰自家何者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
即連賛之後數日批出文字云自某日更不御
殿公亟令卷簾撤坐遽往白上上曰莫太否公
云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歸政公
說云當別為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illegible]士五百人之類太后
號名即以諷上上正名曰相公若崇母后豈是
[illegible]得公曰臣等以此誘勸之方肯放下陛下何
[illegible]此那若以輕重比之與者止如鷄卵而放下
[illegible]者是如太山富公亦賛云何啻太山事遂定曹
后雖臨政只在一小殿中屢曰此是何坐處公
每對他事不應也其有微意哉仁廟山陵已成

靈鷙至鄭下而傳聞皇堂石裂架以大木矣衆人駭懼未有以處公獨曰果然則便當別為不可病遲而憚費人臣於此豈當苟且既而迺妥云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曰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為賢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人合著意于此勿以為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己至於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為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怪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

之若直用己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勳盛德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恤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己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曰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不覺則己覺必露其明以破

之公獨不然剛足以照小人之欺然寬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笞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業履須當積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因請教于公公曰但勿以其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

扶持之非某所能也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未絶而日五色于時群臣皆賀後議者以爲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社稷則獨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餘歲亦未有事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獨爲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

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
之而不失和李既莫得以怨同時諸公亦不以
爲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
誚者猶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
言王沂公踐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
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某爲諫官時因納劄子
忽云近有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
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
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
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間
抑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以

王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恩若己出怨將誰歸希文惕然自失退而歎曰眞宰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補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例邪師魯終身以爲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為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為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之廷辯上迫于正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

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迺廼張任遜昭文章得衆
集賢宋庠兆宗慇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
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攻退四執政
朝廷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
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
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敝事且有西
鄙之患卽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
發論議輒閉目數數珠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
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
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
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

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氏上僊仁宗欲以楊太妃為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豈故無此事上曰奈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即曰唯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先是宮中以劉為大娘楊為小娘公曰呂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僊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

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中公不悅王隨迺面諷希文云隨近日外引師巫出入及某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某不知其詳未敢聞命呂知希文不納恐事泄反以語隨云范司諫欲奏言某事某事已勸之且止矣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踈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既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間始其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尚有誤耶久之既相亮郎每事問可[illegible]不滿意出為泰州倅

原缺

京大内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
之来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
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諭公既去韓絳来
遂模本以進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
方鋭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
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
獨公不然所至一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
人皆著為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
而内特約如此自唐以来守北門者不知幾何
人唯狄梁公有生祠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
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於

堂小民獻技於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尚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甚衆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泝古未有也公昔在定武時為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州時為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為侍中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為壽者常不絕公在相州一日被司農檄括車以為營衛籍老幼以備入保鄰城已騷然矣公懷檄不下方草奏以言跡未上司農已旋覺亟止前檄故獨相民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某有

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
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驟變又自有利處不爲
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雖虛歲父子兄弟常有
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
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詩乎調兵於民其弊迺
爾後世既收拾强而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
雖稍欲差厚而終身保骨相聚之樂此豈小
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使安得與農夫同
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欲與司馬君
寔百姓何但云侍中三詔猶以疾辭司馬家兩
詔亦不肯行其爲當時屬望愛嚮如此公嘗言

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咸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强性很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年在相久疾忽忽心意思容皃羸削非復故時嚴叟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則曰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齎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比亦遣官按行經界甚明朕亦回勑諭盟好固欲侵陵虜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再來意

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更有不測須議奈何卿夙著忠義歷事三朝廼心罔不在王室國有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悉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從半塗間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廼可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瀘戎曰置保甲曰修城壘曰創軍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為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觧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牒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

煕寧以來事曰迺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
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
其終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
七十榮守本邦無所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
求進也但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聞於陛下
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疑早悟以為宗
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二千餘言
公自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
亦老臣無負矣公又面語使者曰横使雖傲慢
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也宜
復選使使虜就議則渠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

某知此言出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

虜矣公起堂於此第池上以做樂大因名曰醉

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共一卒章云霓裳百

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自是寢疾以六月

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為絶筆既而上遣使特為

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讖云公薨士

大夫恨勳德之難名也皆嘆曰天何不留歐公

為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序

涇州觀察推官前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王　巖叟

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待罪于魏巖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為北京國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公得請守鄉郡又延之於安陽公既在安陽多暇日而巖叟與閒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侍公於便坐公不以為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間外其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未到退輒書而藏之記或未詳則他日再叩以欽宗廟諱其說方會晤首末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嗚呼痛

風在堂俄隅萬古望斷雲漢不聞餘音痛念二年之間公以疾居於內而嚴叟以行役於外者既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衆賓並進於宴賞之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於公蓋無幾矣竊自恨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蚤見公之不數而聞公之不多也始悉所聞見者泣而次之以爲公別録云

乙卯七月十五日

書 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爲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邉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徐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刑相是欲爲歸

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
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
實年高抱病俞音終閟又朞年再乞乃得相甲
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
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尤
極懇迫卒不見報其殆豈于郡矣夫難進易退
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為然君方賴我如
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
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
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猶如此迨神考即位
而于總覽權綱其太有為之志固已可見抗章

累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輿秉鉞猶分重寄至於典鑰北門雖曰內隆禮遇外鎮邊夷然時移事變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政必有非所願為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戀祿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嘆也哉昔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

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孚大用王諭文忠之言曰時方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書

集序表後

忠獻韓魏王遺事

錢塘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強至　編次

明　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自定武入為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頭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再啟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輒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心語曰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

其意猶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為言公即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渠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聽朝慈壽攝政疾稍甚即獨召公責曰相公自

既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擲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眡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遣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汝守濮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為不然卒能濮消弭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復疾時公一日進劄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眡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

[illegible]皆有乎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採於閹宦
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
幾宮中果譏讒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
政公每進對輒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
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
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
請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
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
本欲且管三二年數養疾相公遽知此公乘機
力陳上前日出祈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
天下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

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避縱
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
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過惜
一鷄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厲言曰何
啻太山議遂決即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
出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為
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㩦
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
宗任慼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語言無節
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語言何足恠他日
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曽公亮已下商量

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又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僊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曰又蓋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他日忽宣諭已有思命云亦不久在外

唐家所以待故除兩鎮有衮衮待還之語入後世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之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癬上使諭之只候西師回召既而召見其是時已知不可為堅請遂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英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先時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為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

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
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
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晡臨兩府立殿兩廡上
垂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
眙不知所處公獨投哭杖褰簾入見上適疾作
非有他變宮人壁後遯去不敢前公適扶士呼
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
也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
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
適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機如此英宗
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

不知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
以其易治不出可與有為迺考尋中書祖宗
條扎得百餘卷以缺落不欽宗廟諱補綴僅能識其
字書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大
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
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
為聚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為今
上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
上不奉事意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
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
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既見謂豈家不

得讒爲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
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
意承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
臣不敢留卒宮中恣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
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懽人莫能窺其跡仁廟靈
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掘損有
司發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鈎
公拮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
易之若違葬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柰
何若苟掩之後有壞復入手致疑心臣下何以
當責一坐爲之嘆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誠且

及遂既到呈堂棟廼不損熙寧中公自長安入
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
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
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
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
之公曰嘗讀一金陵荅揚忱書窺其心術只為
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真宗嘗
獵於太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
公留守曰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既成或
請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為鷹犬
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

門首戲為有問公郭逵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自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往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縣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為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蒋亦以郭逵粗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閫遂見誣以引往年 之斯役又曰此事惟趙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為太疎等當近下安排目遂有擁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

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為朝廷用何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恩盡歸巳怨使誰歸范公悅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鵰鶚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

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不其獎猶恐為胡廣
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
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
然則擾太原土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
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
備於其間後來相繼政頗着心處之下令籍為
部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
有費牛買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
也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
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
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

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謂天之善
惡卒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公謂近
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
之為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中公以進賢自任
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
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甚然忠義奮不顧身
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
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
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
若欲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
之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

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換性命
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
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必
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
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
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
君既見公謂雖圭不如拔出彼黨尚之下來公
口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既不悅而去後扶
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
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
指數事為非其一人祖時嘗或宮髮求賦朝晏群

臣有言太祖悟滔伺影方酬殺衍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酒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彼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評不當理或涉薄劣然教者皆容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言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入詞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耀須周可當四面入纖入細酒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壯初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門解之牽繼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

粧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漕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著力所立特（徽宗廟諱）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益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筆餘二冊公卿從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冊謂猶未得公數字為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絹過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外

者上也不得其效非小郎下矣持吾說以觀[illegible]
氏之書其可逃乎哉安陽齊叟病中題謂此公相上照
侯劉宗問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公論
題皆論一器公獨兼之有問芸什村品於公者公曰懸直
而且忠於人然過步減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
之為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
膽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器
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不偏規摹小閎晦叔平
日公曰今已迺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
均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素何公曰不然亦觀
其人如何隨分數敬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

誠但有淺深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邪皆嘆以為不可及公平日類進人物極傳其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胸中不啻黑白在北門時一屬官有小才不知道公欲委以事人謂公真許之他日或問公曰其人但愛任術所為不[illegible]端篤大中其弊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和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迹無事不然不靜矣公論為甚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為難計曰討尸為之者甚以也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

之辨物證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剖定腳做更不移成敗則惟知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須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婦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吳長文璟蔡以勁挺有罷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吉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

踰年璟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何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有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聞之比來臺閣有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論人如此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疏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詬罵黥卒敢如此謾言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貌自若不以動笑

諡温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
知其有軍事師中為布衣父領戎退陣當斬公
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為
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時師中赴尚
官試祿上書論公募民為兵往應賊大擾乞斬
公以謝陝西既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請
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
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
為湖判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為秦倅孫
元規為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
時下講後以公為西師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

非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必謫郎復白此元規懐
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
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廼韓歆之畢也
若琦嘗言責亦不為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
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
公有言已必後起竊為爱師元規過闕廼泣見
公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相公公與樓瀫
有舊數到大名干公公待之厚或以激為人言
者但曰人材難今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
交者廣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欲
白雖受其欺賤官回惠爭於前每及已之誤郎

受之事行其直者不王已為是君禀事嘗許觸非而鄰之異日復禀終不以前日芥蔕置於色亦惟是從之公因論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猶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嘆曰放上則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任性當臨事有所識撤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毋弟傲不可訓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悉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

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恕公言富公為
鄆脩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即日當某位
富下孜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則難公言仁廟
御批朕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
歸凡所議進擬草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
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令尚存也公在相
舉荅詔文字與孫貴貴謂臣不容則失身莫且
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君顧之
言不可出口矣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
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
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常

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得諉其如何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潞公在西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些蠢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歐公少許人平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累百歐脩不足望韓公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齗然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

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公謂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强之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女與簽判子踰墻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廷公迺為之掌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為鄰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藩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公判相州日祀宣尼省宿有人偷兒入寢挺刀曰不能自

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盧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日有客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曰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為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

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充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